



不久前,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,外卖骑手王计兵凭借诗集《低处飞行》斩获诗歌奖。一位外卖员写诗,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,这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动人的故事。但真正打动人心的,并非一个“逆袭”的传奇,而是那些从车轮与汗水中生长出来的诗句本身。

《低处飞行》是王计兵的第三部诗集,收录 139 首诗歌,是他在送外卖期间实地采访 140 多位外卖小哥而写成的“劳动者之诗”。不同于以往诗集的是,王计兵在这部作品中不仅作为“卧底”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与情感的幽微处,更作为置身社会“低处”的普通一员,观察、书写和思考世界。全书分为三辑,从外卖员的奔波日常,到对父母亲人的思念眷恋,再到对生活的豁达感悟,层层铺展。

诗集的命名本身便是一种宣言。王计兵在同名诗作中写道:“谁说展翅就要高飞/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。”他解释说,不是每一对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,鲲鹏十万里始终是极少数,更多的翅膀是麻雀、蝴蝶和蜜蜂们的。低处是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,但生活在低处的人也能飞行,飞行就是过日子的那股“劲儿”。这种“劲儿”,正是贯穿整部诗集的精神底色。

王计兵的诗歌最珍贵的品质,是那种与生活无缝连接的现场感。他的诗句“是从真切、厚重的生活里长出来的,每个字

都透露着充沛的生命力”。他写外卖员“从三百六十行里/赶出一个新就业/从二十四节气里/赶出一个小哥节/赶时间的人,从一小时里/赶出六十一分钟/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”。这种将秒针与分针“铺在路上/像黑白有致的琴键”的意象,既精准又熨帖。或许只有真正在街头奔跑过的人,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。

而他笔下那些具体的人,更让人无法无动于衷:有雨天翻车折断肋骨的中年外卖大叔,有为了给孩子赚奶粉钱奔波的“妈妈骑手”,有在店里搂着孩子睡着的疲惫老板娘。王计兵没有刻意渲染苦难,而是用质朴的语言让人们看到新就业群体内心柔软的一面——他们不仅是奔波的劳动者,也是有梦想、有温度的普通人。当他看到路边卖气球的女人因气球飞走而哭泣时,他写下:“轻也是一种重量/即使向上/有时也能压倒一个人”。这种对微小生命的深切凝视,让诗歌拥有了超越身份的普遍感染力。

当然,这部诗集也并非没有争议。有评论者指出,当汗水在工牌上结晶成盐粒这类意象高频复现时,苦难的独特性有被消解为程式化符号的风险。这种批评并非毫无道理,任何风格一旦成

为标签,都可能面临自我重复的困境。但公允地说,《低处飞行》在延续诗人以往创作风格的同时,已呈现出“换位、转身的思辨色彩”。更重要的是,王计兵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展示苦难,而是“忠实写下那些努力奋斗的骑手背后的生活故事”。正如他所说:“写诗对我来说,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事,就是把跑单路上撞见的温柔、心里的触动,随手记录下来。”

王计兵的获奖,其意义或许超出了文学本身。鲁迅文学奖将诗歌奖授予一位外卖骑手,象征着“新大众文艺”逐渐走上中国文学舞台。越来越多的“素人”开始参与文学创作。矿山爆破工陈年喜在炸药箱上写诗,家政工范雨素写下自传体小说……他们与生活无缝衔接,对日常的磨砺与辛劳、希望与欢乐直抒胸臆。王计兵正是这股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他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: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,普通人也可以用文学艺术酿造生活、滋养人生。

《低处飞行》像一件“百衲衣”,一首首诗歌犹如烟火人生的一块块补丁,连缀在一起,为平凡的日子遮风挡雨。王计兵说,他希望以此抚慰读者内心,让人变得沉稳、平和、善于容纳。而读者获得的,远不止抚慰,还有一种确认:生活在低处的人,同样可以飞行;平凡的人生,同样有辽阔的长空。当无数普通人从“被叙述”走向“我书写”,当更多“低处飞行”的声音被听见,文学的星空便不再只属于少数人。



《低处飞行》
王计兵 著
作家出版社



用书籍养内心,用生活印证书页,二者不可偏废。



从年轻里读懂华夏

□康志远

在数千年古树面前,人的一生何其短暂。翻开书页,细读周华诚的《古树中国》,一棵棵姿态不一的古树仿佛迎面而来,令人心生触动。

此书分为朝圣之旅、古老的大树、绝版的传奇、守护的诗篇等四个篇章,作者周华诚踏遍大江南北,走访山村古寨,用温润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古树与土地、村民共生依存的关系。五千年历史的古柏、两千多岁的柳杉王、八百余载的古樟树……散落在各地的古树,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。我们得以在古树一圈圈的年轮里读懂华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。

原始人曾生活在树上,削尖木头当武器,躲避野兽的追击,人与古树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何其密切。

周华诚的文字富含诗意与哲理之美,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,他在《柏影苍茫》里写道:“这一棵黄帝亲手植柏,见证过部落的融合,聆听过战争的号角与和平的颂歌;它沐浴过夏商周的月光,承受过秦汉的雨雪,枝丫间或许还缠绕着盛唐的诗句和两宋的烟云。”古树是天然的记忆宝库,它的年轮里蕴藏着历史。今天的我们对古树依然知之甚少,当常怀谦卑与敬畏,摒弃征服自然的执念,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心。

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古树独有的生存智慧。古树与古树之间以某种方式传递着信息。一棵古树遭受病虫害后,同片区域的树木会自动生成抵御侵害的物质,靠得近的两棵古树根系会交叉在一起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一棵古树在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后,会将自己的养分像“遗嘱”一样成全整片森林,这何尝不是另一种“鲸落”呢?一棵树的终结,迎来万棵树木的新生。这说明,我们对古树的了解还停留在初步阶段,也许再过不久,我们就能读懂古树用生命传递的语言。

每棵古树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,某地为了保护古香樟树,花重金移动古树;有的高速为古树绕路;有的村落自发组建护林团队……一桩桩暖心举措,彰显着世人对自然的珍视,也让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、落地生根。

古树是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,水土保持、净化空气、给鸟类提供栖息之所……它也承载了诗人、作家笔下的乡愁,成为重要的情感寄托,柏树象征坚贞不屈、柳树代表挽留与惜别,槐树寄托着古人对科举与功名的追求……写树的诗文不胜枚举,脍炙人口的《咏柳》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《项脊轩志》: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刘禹锡的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: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有些古树甚至成为民族的精神图腾。

《古树中国》既是古树王国的揭秘之书,更是一本守护自然、赓续文脉的人文佳作。愿山河无恙、草木常青,后世之人能栖于古木浓荫,接续传承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。



《古树中国》
周华诚 著
红旗出版社

书山有路

热爱

□刘七宝生

第一次感受到读书的乐趣,已是 20 余年前的事情。只是没想到,捧起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那一刻起,我的生活方式就悄然发生了变化。一本书让我爱上了阅读和写作,更让我重新寻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活着的真谛。

至今,我仍然清楚地记得,那是 2006 年的 6 月,重新苦读了一年高三的我,原本以为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,但事与愿违,我再次名落孙山,陷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自我内耗。面对高考落榜的打击,我曾一度心态消极,万念俱灰,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而我的好友,应届时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内师范院校。上大学后,我们在师院不期而遇,本以为青年男女在一起,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,能一起去做许多浪漫的事。恰恰相反,每次在师院,好友都一本正经地将我带至学校图书馆,见我无所事事,坐立不安,她从书架翻来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放在了我的面前。对于念中文系的同学而言,读名家名作是再普通不过的学习日常。而那时的我,醉翁之意不在酒,心思根本不在认真阅读一本文学经典上面,思绪早已飞出了九霄之外。

念高中时,我一心扑在备战高考,没有真正意义上读过一本小说或文学杂志。加上念高中,我的生活拮据,每个月只有 200 元生活费,购买课外图书阅读成了一种奢望。在师院图书馆,好友见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,悄悄地给我递来纸条:“余华的文风幽默诙谐,小说故事贴近现实,你一定会喜欢。”

果不其然,那天,一向不怎么爱阅读的我,竟然被余华笔下福贵的故事给深深吸引了。福贵本是富裕人家的少爷,却因染上赌博恶习输光了家产,随后亲人相继离世,最后只剩下他和老牛相依为命。他从养尊处优的富家少爷跌落谷底,一生饱经世事动荡,命运跌宕。此书呈现了一个人与一个家



(CFP 图)

跟着阿来的笔尖跳舞

□于帆

读阿来的短篇小说,总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:笔尖在纸上行走,灵魂却在高原上起舞。作为茅盾文学奖得主,阿来以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闻名,然而他的短篇小说集《灵魂之舞》却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这位藏族作家出类拔萃的文学天赋。

正如有评论者所言,阿来的短篇小说,让人最突出的直觉是“作者的灵魂在貌似平淡的素材中翩翩起舞,而后这些偏远异地的人生就变得熠熠生辉了”。这部收录了《鱼》《野人》《灵魂之舞》《银环蛇》《红狐》《清晨的海螺声》等诸多经典的短篇小说集,以诗性的语言和宏阔的视角,精准地切入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瞬间,剖开人物内心诸多隐秘。阿来的短篇小说并非长篇的附庸,跟随他的文字,我们得以窥见雪域高原上那些平凡人们灵魂深处的舞蹈。

书写文化冲突与心灵秘境,是阿来短篇小说的一大特色。《鱼》便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。这个故事通过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钓鱼事件,形象地展示了处于文化冲突中的个体所面临的生理与心理挑战。在藏族的文化禁忌中,“鱼”承载着古老的信仰意味,而“我”决意要与这种禁忌对抗。然而当主人公终于战胜内心的恐惧,将鱼钩甩入水中时,那些鱼群却以近乎慷慨赴死的方式“躺在那里一动不动,好像存心用众多死亡来考验杀戮者对自身行为的承受极限”。这是阿来式的寓言:文化冲突最终无法以外在的征服来化解,唯有经过个人内心深处地挣扎、融合才可能趋于和谐。《鱼》的妙处在于,它不提供廉价的解答,只留下如高原湖水般澄澈而深邃的叩问。

如果说《鱼》探讨的是禁忌与突破之间的张力,那么《野人》则以一种近乎仪式化的叙述展现了另一种生存可能。小说中,猎手猎杀野人的方法充满了惊人的象征意味:生起篝火,模仿野人,引诱野人模仿自己,一起欢歌跳舞,直至野人喝下烈酒,最后在模仿中刺死自己。这个令人毛骨悚然又忍俊不禁的故事,表面上是关于狩猎的传说,内里却揭示了文明与野性之间微妙而危险的镜像关系——当人类试图征服野性时,野性其实早已住进了人的身体里。《野人》所呈现的,是一种“比神话真实,又比现实可疑”的奇异质感。阿来从不猎奇,他以从容不迫的笔调处理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题材,在了无诗意之处展



《灵魂之舞》
阿来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新书推荐

《长安》

内容简介:

此书以长安为核心,系统梳理这座千年古都的山川形胜、历史渊源与时代变迁。上起黄土山脉、高原平川、河流水隘构筑的地理根基,下至宫殿帝陵、雁塔碑林、城墙钟鼓楼承载的人文底蕴,更以独立篇章聚焦与长安荣辱与共的英雄人物。全书涵盖地理、建筑、人物等诸多维度,字字镌刻着古都厚重的历史印记。

作者深耕田野调查三十年,以亲历者视角还原长安风物气韵,将翔实史料与严谨考据融为一体,令此书兼具文学质感与史学厚度。



《长安》
朱鸿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
《我的梨花开遍天涯》

内容简介:

她以诗心赴山海,以步履阅人间。她说:“人和人邂逅需要缘分,人和山水的遭遇也同样需要机遇。”朦胧诗派代表诗人舒婷,推出首部旅行随笔集。五十年步履不停,她走遍山海四方,将五十场与世界的温柔相逢落笔成文:雁荡飞瀑的清响、草海旷野的鹤鸣、柏林窗前的夜色、旧金山寓所的暖粥……

这些未经雕琢的生命瞬间、真挚温热的人间念想,经由舒婷独有的诗性笔墨娓娓道来,沉淀成《我的梨花开遍天涯》这本治愈又深情的行路之书。



《我的梨花开遍天涯》
舒婷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●你问人问题,她若答非所问,便已是答了,毋需再问。

——木心《素履之往》

●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,更平坦,但是我并不恐惧,我眼前还闪动着道路前方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。

——季羡林《八十抒怀》

●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,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,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。

——戴望舒《偶成》

●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,过去都是假的,回忆没有归路,春天总是一去不返,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。

——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

●那路途上的一切,有些与我擦肩而过从此天各一方,有些便永久驻进我的心魂,雕琢我,塑造我,锤炼我,融入我而成为我。

——史铁生《病隙碎笔》

●我宁愿靠自己的力量,打开我的前途,而不愿求有力者垂青。

——雨果《悲惨世界》

●世间总有星辰开道,所以荆天棘地,也不枉此行。

——木苏里《一级律师》

●我深深地怀念那个摩肩抵肘的时代,站在今日画了黄线的整洁月台上,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,直到记起了从前那一声汽笛长啸。

——余光中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